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第六十二回 大驚小怪何來強盜潛蹤 上張下羅也算商人團體

述農指著西北角上道：「那邊便是洋槍樓，到底不知有了甚麼賊。這忠字營在徽州會館前面，信字營在日暉港，都調了來了。」我道：「我們何妨跟著去看看呢。」述農道：「倘使認真有了強盜，不免要放槍，我們何苦冒險呢。」說話間，兩隊兵都走過了，跟著兩個藍頂行裝的武官押著陣。那總辦也跟在後頭，一個家人扛著一枝洋槍伺候著過去。我到底耐不住，往北走了幾步，再往西一望，只見那些兵一字兒面北排班站著，一個個擎槍在手，肅靜無嘩。到底不知強盜在那裡，只得回到述農處。述農已經叫當差的打聽去了。一會兒回來說道：「此刻東柵門只放人進來，不放人出去。進來的兵只有兩哨，其餘的也有分派在碼頭上，也有分派在西炮臺；滬軍營也調來了，都在局外面團團圍住。聽見有幾十個強盜，藏在洋槍樓裡面呢。此刻又不敢開門，恐怕這裡一開門，那裡一擁而出，未免要傷人呢。」述農道：「奇了！洋槍樓是一放了工便鎖門的，難道把強盜鎖到裡頭去了？」正說話間，外面來了一群人，當頭一個身穿一件蜜色寧綢單缺襟袍，罩了一件嶄新的團花天青寧綢對襟馬褂，腳穿的是一雙粉底內城式京靴，頭上卻是光光的沒有戴帽。後面跟著兩個家人，打著兩個燈籠。家人後面，跟了四名穿號衣的護勇，手裡都拿著回光燈，在天井裡亂照。述農便起身招呼。當頭那人只點了點頭，對我看了一眼，便問這是誰。述農道：「這是晚生的兄弟。」那人道：「兄弟還不要緊，局子裡不要胡亂留人住！」述農道：「是。」又道：「本來吃過晚飯要去的，因為此刻東柵門不放出去，不便走。」那人也不回話，轉身出去，跟來的人一窩蜂似的都去了。述農道：「這是會辦。大約因為有了強盜，出來查夜的。」我道：「這個會辦生得一張小白臉兒，又是那麼打扮，倒很像個京油子，可惜說起話來是湖南口音。」

說話間，忽聽得遠遠的一聲槍響。我道：「是了，只怕是打強盜了。」過了一會，忽聽得有人說話，述農喊著問是誰。當差的進來說道：「聽說提調在大廳上打倒了一個強盜。」述農忙叫快去打聽，那當差的答應著去了。一會回來，笑了個彎腰捧腹。我和述農忙問甚麼事情。當差道：「今天晚上出了這件事，總辦親自出來督兵，會辦和提調便出來查夜。提調查到大廳上面，看見角子上一團黑影，窸窣有聲，便喝問是誰；喝了兩聲，不見答應。提調手裡本來拿了一枝六響手槍，見喝他不答應，以為是個賊，便放了一槍。誰知這一槍放去，『汪』的一聲叫了起來，不是賊，是兩隻狗，打了一隻，跑了一隻。那只跑的直撲門口來，在提調身邊擦過；提調吃了一驚，把手槍掉在地下，拾起來看時，已經跌壞了機簧，此刻在那裡跺腳罵人呢。」說得我和述農一齊笑了。

我道：「今天我進來時，看見這局裡許多狗，不知都是誰養的？」述農道：「誰去養他！大約是衙門、大局子，都有一群野狗，聽其自己孳生，左右大廚房裡現成的剩菜剩飯，總夠供他吃的。這裡的狗，聽說曾經捉了送到浦東去，誰知他過了渡江的船，仍舊渡了過來。」我道：「狗這東西，本來懂點人事的，自然會渡回來。」述農道：「說這件事，我又想起一件事了：浙江撫臺衙門也是許多狗，那位撫臺討厭他，便叫人捉了，都送到錢塘江當中一塊漲灘上去。這塊漲灘上面，有幾十家人家，那灘地都已經開墾了。那灘上的居民，除了完糧以外，絕不進城，大有與世隔絕的光景。那一群狗送到之後，一天天孳生起來，不到兩年，變了好幾百，內中還有變了瘋狗的，踐踏得那田禾不成樣子。鄉下人要趕他，又沒處可趕，迫得錢塘縣去報荒。錢塘縣派差去查過，果然那些狗東奔西竄，踐踏田禾。差人回來稟知，錢塘縣回撫臺，派了兩棚兵，帶了洋槍出去剿狗。你說不是笑話麼。」我聽了，又說笑了一會。估記著外面的事，和述農出來望望，見那些兵仍舊排列著，那兩個押隊官和總辦，卻在熟鐵廠帳房裡坐著。

此時已有三更時分，望了一會，殊無動靜，仍回到房裡去。方才坐下，外面查夜的又來了。當頭那人，生得臃腫肥胖，唇上長了幾根八字鼠鬚，臉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水晶眼鏡，身上穿的是半截湖色熟羅長衫，也沒罩馬褂，挺著一個大肚子，腳上卻也穿了一雙靴子，一樣的帶了家人護勇，只站在門口望了一望。述農起身招呼。那人道：「還沒睡麼？」述農道：「沒有呢。外面亂得很，也睡不安穩。」那人自去了。述農道：「這個便是提調。」我道：「這局子只有一個總辦，一個會辦麼？」述農道：「還有一個襄辦，這兩天到蘇州去了。」兩個談至更深，方才安歇。外面那洋號一回一回的，吹得「嗚嗚」響，人來人往的腳步聲音，又是那打更的梆子敲個不住，如何睡得著。方才朦朧睡去，忽聽得外面「嗚嗚」的洋號聲，蓬蓬的銅鼓聲大振起來。連忙起身一望，天色已經微明，看看桌上的鐘，才交到五點半的時候。述農也起來了，忙到外面去看，只見忠字營、信字營、滬軍營、炮隊營的兵，紛紛齊集到洋槍樓外面。

我見路旁邊一棵柳樹，柳樹底下放著一件很大的鐵傢伙，也不知是甚麼東西，我便跨了上去，借他墊了腳，扶住了柳樹，向洋槍樓那邊望去。恰好看見兩個人在門口，一個拿了鑰匙開鎖，這邊站的三四排兵，都拿洋槍對著洋槍樓門口。那開鎖的人開了，便一人推一扇門，只推開了一點，便飛跑的走開了，卻又不見有甚動靜。忽見一個戴水晶頂子的官，嘴裡喊了一句甚麼話，那穿炮隊營號衣的兵，便一步步向洋槍樓走去，把那大門推的開足了，魚貫而入。這裡忠、信兩營，以及滬軍營的兵，也跟著進去。不一會，只見樓上樓下的窗門，一齊開了。眾兵在裡面來來往往，一會兒又都出來了，便是嘻嘻哈哈的一陣說笑。進去的是兵，出來的依舊是兵，何嘗有半個強盜影子。便下來和述農回房。

述農道：「驚天動地的鬧了一夜，這才是笑話呢。」我道：「到底怎樣鬧出這句話來呢？」說話時，當差送上水，盥洗過，又送上點心來。當差說道：「真是笑話！原來昨天晚上，熟鐵廠裡的一個師爺，提了手燈到外面牆腳下出恭，那手燈的火光，正射在洋槍樓向東面的玻璃窗上。恰好那打更的護勇從東面走來，遠遠的看見玻璃窗裡面的燈影子，便飛跑的到總辦公館去報，說洋槍樓裡面有了人。那家人傳了護勇的話進去，卻把一個『人』字，說成了一個『賊』字。那總辦慌了，卻又把一個『賊』字，聽成了『強盜』兩個字。便即刻傳了本局的炮隊營來，又揮了條子，請了忠、信兩營來；去請滬軍營請不動，還專差人到道臺那裡，請了令箭調來呢。此刻聽說總辦在那裡發氣呢。」我和述農不覺一笑。

吃過點心，不久就聽見放汽筒開工了。開過工之後，述農便帶著我到各廠去看看，十點鐘時候，方才回房。走過一處，聽得裡面人聲嘈雜，擡頭一看，門外掛著「議價處」三個字的牌子。我問：「這是甚麼地方？」述農道：「這不明明標著議價處麼，是買東西的地方。你可要做生意？進去看看，或者可以做一票。」我道：「生意不必一定要做，倒要進去見識見識怎麼個議法。」述農便領了我進去。

只見當中一間是空著的，旁邊一間，擺著一張西式大桌子，圍著許多人，也有站的，也有坐的。上面打橫坐了三個人，述農介紹了與我相見，通過姓名，方知兩個是議價委員，一個是膳帳司事。那委員問我可是要做生意。我道：「進來見識見識罷了，有合式的也可以做點。」委員一面問我賣號，一面遞一張紙給我看。我一面告訴了，一面接過那張紙看時，上面寫著：「請飭購可介子煤三千噸、豆油十簍、高粱酒二簍」等字。旁邊又批了「照購」兩個字，還有兩個長方圖書磕在上面。我想這一票煤倒有萬把銀子生意，但不知那豆油、高粱酒，這裡買來何用。看罷了，交還委員。委員問道：「你可會做煤麼？這是一票大生意呢。」我道：「會是會的。不知要棧貨，還是路貨？」旁邊一個寧波人接口道：「此地向來不用棧貨的，都是買路貨。」我道：「這兩年頭番可介子很少了。」委員道：「我們不管頭番、二番，只要東西好，價錢便宜。」我道：「關稅怎樣算呢？」委員道：「關稅是由此地請免單的。」我道：「不知要幾天交貨？」委員道：「二十天、一個月，都可以。你原船送到碼頭就是，起到岸上是我們的事。多少銀子一噸？你說罷。」我默算一算道：「每噸四兩五錢銀子罷。」一個寧波人看了我一眼道：「我四兩四。」那委員又對那些人道：「你們呢？」卻沒人則聲。委員又對我道：「你呢，再減點，你做了去。」我道：「那麼就四兩三罷。」又一個寧波人搶著道：「我四兩二。」我心中暗想，這個哪裡是議價，只是在這裡跌價。外國人的拍賣行是拍賣，這裡是拍買呢。算一算，這個價錢沒甚利息，我便不再跌了。那寧波人對我道：「你再跌罷，再跌一錢，你做了去。」我道：「三千噸呢，跌一錢便是三百兩，好胡亂跌麼。」委員道：「你再減點罷，早得很呢。」我籌算了一會道：「再減去五分罷。」說猶未了，忽聽得一聲拍桌子響，接著一

聲大吼道：「我四兩，齊頭數！」接著，哄然一聲叫好。

我暗想這個明明是欺我生，和我作對。這個情形，外頭拍賣行也有的，幾個老拍賣聯合了不肯擡價，及至有一個生人到了要拍，他們便很命把價擡起來。照這樣看起來，縱使我再跌，他們也不肯讓給我做的了，我何不弄他們一弄，看他們怎樣。想罷，便道：「三兩九罷。」道猶未了，忽的一聲跳起一個寧波人來，把手一揚，喊道：「三兩五！」接著又是哄然叫好。委員拿了一張承攬紙，叫他寫。我在旁邊看時，那承攬紙上印就的格式，甚麼限月日交貨，甚麼不得以低貨蒙充等字樣，都是刻就的，只要把現在所定的貨物、價目，填寫上去便是了。看他拿起筆要寫時，我故意道：「三兩四如何？」那人拿著筆往桌子上一拍道：「三兩三！」我道：「三兩二。」便有一班人勸他道：「讓他做了去罷。」我心中一想，不好，他倘讓我做了，吃虧不少，要弄他倒弄了自己了。想猶未了，只聽他大喊道：「三兩一！我今日要讓旁人做了，便不是個好漢！」我笑道：「我三兩，你還能進關麼？」他搶著喊道：「二兩九！」我也搶著道：「二兩八。」他把雙腳一跳，直站起來道：「二兩五！」我道：「四錢半。」他便道：「讓你，讓你。」我一想，不好了，這回真上當了。便坐下去，拿過承攬紙來，提筆要寫。忽聽得另外一個人道：「二兩四我來！」我聽了方才把心放下，樂得推給他去做了。

那個人寫好了，兩個委員畫了押。又議那豆油、高粱酒，卻是一個南京人做去的，並沒有人向他搶跌價錢。等他寫好時，已聽得「嗚嗚」的汽筒響，放工了。我回頭一看，不見了述農，想是先走了。那些人也一哄而散。我也出了議價處，好得貼著隔壁便是述農住的地方，我見了述農，說起剛才的情形。因說道：「這一票煤，最少也要賠兩把銀子一噸，不知他怎麼做法。你在這裡頭，我倒托你打聽打聽呢。」述農道：「這裡是各人管各事的，怎樣打聽得出來，而且我還生得很呢。」我道：「倒是那票油酒是好生意，我看見為數太少了，不去和他搶奪罷了。」

說話間，已經開飯。飯後別過述農，出來叫了車，回家走了一次，再到號裡去，閒閒的又和管德泉說起製造局買煤的情形來。德泉吐出舌頭來道：「你幾乎惹出事來！這個生意做得的麼！只怕就是四兩五錢給你做了，也要累得你一個不亦樂乎呢！」我道：「我算過，從日本運到這裡，不過三兩七八錢左右便穀了，如果四兩五錢做了，何至受累？」德泉道：「就算三兩八辦到了，賺了七錢銀子一噸，三七二千一到手了。輪船到了黃浦江，你要他駛到南頭，最少要加他五十兩。到了碼頭上，看煤的人來看了，憑你是拿花旗白煤代了東洋可介子，也說你是次貨，不是碎了，便是潮了，挑剔了多少。有神通的，化上二三百，但求他不要原船退回，就萬幸了。等到要起貨時，歸庫房長夫經手，不是長夫忙得沒有工夫，便是沒有小工，給你一個三天起不清；輪船上耽擱他一天，最少也要賠他五百兩，三五已經去了一千五了。好容易交清了貨，要領貨價時，他卻給你個一擱半年，這筆拆息你和誰算去！他們是做了多年的，一切都熟了，應酬裡面的人也應酬到了，所有裡面議價處、核算處、庫房、帳房，處處都要招呼到。見了委員、司事，卑污苟賤的，稱他老爺、師爺；見了長夫、聽差，呵腰打拱的，和他稱兄道弟。到了禮拜那天，白天裡在青蓮閣請長夫、聽差喝茶開燈，晚上請老爺、師爺在窯姐兒裡碰和喝酒。這都是好幾年的歷練資格呢。」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他們免不得要遍行賄賂的了。那裡面人又多，照這樣辦起來，縱使做點買賣，哪裡還有好處？」德泉道：「賄賂遍不遍，未曾見他過付，不能亂說。然而他們是聯絡一氣的，所以你今天到了，他們便拚命的和你跌價，等你下次不敢去。他吃虧做了的買賣，便拿低貨去充。譬如今天做的可介子，他卻去弄了蒲古來充；如果還要吃虧，他便攙點石頭下去，也沒人挑剔。等你明天不去了，他們便把價錢拮住了不肯跌；再不然，值一兩銀子的東西，他們要價的時候，卻要十兩，幾個人輪流減跌下來，到了五六兩，也就成交了。那議價委員是一點事也不懂得，單知道要便宜。他們那賺頭，卻是大家記了帳，到了節下，照人數公攤的。你想初進去的人，怎麼做得他們過！」我聽了這話，不覺恍然大悟。

正是：回首前情猶在目，頓將往事一攪心。不知悟出些甚麼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